

一个微信好友备注暴露了关系人，蹲守7天逃犯终于独自出门……

31年前的重庆命案嫌疑人落网

1.发现线索

夜，像困了似的，路灯眨巴着眼睛，店铺紧闭上眼帘。

李鹏也困了，连续熬了几个通宵，铁打的他也累了。起身、离座、下楼，他要到街上去整点吃的，补充能量，换换脑筋。

街上清冷，寒风侵骨。他缩了缩脖子，东张西望一番，只有“龙记面馆”还亮着灯，锅上的热汽仍在袅袅升腾。吃下一碗牛肉面，身上顿时暖和不少，脑子似乎也清晰了许多。

几周前，作为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智侦中心的副主任，他在全国在逃人员系统中巡查，一名叫王焘的四川籍命案逃犯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全国在逃人员系统是针对所有逃犯建立的一个信息系统，方便民警查找和办理相关手续。多年来，李鹏养成了在这个系统中筛查逃犯的习惯，只要是他注意上的，很难有人逃脱。特别是近几年，他们又自建了逃犯人脸库，再加上灵活运用警务大数据和人像识别等技术，抓逃犯像摘瓜拔菜似的，手到擒来。

最引以为傲的是，2023年2月，他们通过监所传来的一条“莫须有”信息，成功抓获一名潜逃30年的命案逃犯；8月，他们通过情报研判，又抓获一名潜逃24年的命案逃犯。

李鹏回到办公室，继续在电脑前分析。

全国那么大，到处都可藏身，王焘究竟躲在哪里？又从哪里查起？他从一个系统切入到另一个系统，碎片化收集着有关王焘的线索：2016年，王焘的弟弟王飒仁在昆明被捕，其交代王焘仍在昆明生活；王飒仁还交代，自己和未婚妻育有一女，跟母亲姓，叫合眸，在昆明某医院工作。

查遍所有系统，就这两条信息，李鹏盯着陷入沉思。

突然，他脑子灵光一现：合眸在上班了，肯定有微信。

思路决定出路。李鹏仔细查看合眸的微信通讯录，同事、同学、领导、朋友、家人、亲戚……每一个好友的备注都不放过。

合眸的交际很广，通讯录中有将近2000个好友。终于，一个好友的备注引起了李鹏的注意——“二娘”。二娘是谁？是合眸的二娘，还是她男朋友的二娘，或者只是一个称谓？比如随便取个像阿猫阿狗似的名字，只为便于区别？

如拨云见日一般，李鹏突然得到一个灵感——王焘在家不就是排行老二吗？“二娘”会不会是他老婆？

2.二娘是谁？

回查王焘的信息，他一直未婚，也没有孩子。二娘到底是谁？

不管她，先查了再说。也许王焘在逃亡期间结婚了呢？办案民警如果选定一条逻辑思路，通常要沿这条思路走完，如果不通，再找其他思路。

信息显示，“二娘”名叫刘淑秀，曾将王焘2016年以前使用的微信备注为“老公”。

巧合还是事实？

李鹏有些兴奋，更多的是激动，终于找到关键突破点了，连日来的迷惘如散开的夜色。他抬头望向窗外，天已麻麻亮。他打了个呵欠，钻进寝室的被窝里。太困了，他决定让自己休息一下，养精蓄锐，反正明天是周末，可以晚点起床。

身体困倦，意识却很兴奋。李鹏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刘淑秀的信息，放电影似的不断闪回。

刘淑秀，四川省乐至县人，多次往返云南临沧和四川成都两地；她有一个24岁的儿子叫刘浪，父亲叫刘甲福。

自己姓刘，儿子姓刘，老公也姓刘，这奇怪的一家人。李鹏暗自纳闷。不过，他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，现在这社会，老公和老婆同姓并不罕见，儿子跟母亲姓也不在少数。

虽然自我否定了，但他仍不愿放弃这条线



索，始终认为刘淑秀是突破点。李鹏脑子里一阵忙碌，念头像电光石火，倏忽而逝。他怕丢了这些灵感，索性爬起来，又回到办公室。

虽然如此，他却没能再查出什么线索来，脑子里一团乱麻，不知不觉地趴在桌上迷糊睡了。

上午10点，分管副局长陈厚清和智侦中心主任谢健不约而同来到办公室，两人见李鹏的状态，相视一笑，知道他思路碰到了难关。

李鹏被吵醒后，洗了把脸，脑子清晰许多，他向两位领导报告了前期的侦查情况。

“去查一查刘淑秀的通话记录。”陈厚清不愧为老刑侦，一语中的。

李鹏如醍醐灌顶，很快从移动公司拷回通信数据，接下来又是一番分析。他就是这样，工作中只要有兴奋点，就像开启了永动机一样。

有了这些通话记录，他很快统计出，刘淑秀在2023年近半年内与电话号码“158088××××”有205次通话记录，刘浪也与该号码有91次通话。这么高频的通话，肯定不是普通关系。

再一查，这个号码竟然是刘淑秀注册的。

自己给自己打电话？唯一的可能就是自己申请了电话号码给亲人用。这个亲人是谁？

李鹏拿着这个号码继续深入侦查。很快，他发现这个号码注册的支付宝账号也是刘淑秀，2023年多次在电商平台购买商品，收货人为王桃，收货地址是云南省临沧市某工地。李鹏还发现，王焘将刘浪的微信名备注为王浪……

王桃就是王焘。李鹏做出了判断。

3.蹲守抓捕

如今，李鹏手头上已有刘淑秀、刘浪和王焘的电话及生活地址，要找到王焘易如反掌。很快，李鹏分析出，王焘平时在云南省临沧市一建筑工地做钢筋工。刘淑秀名下有一辆白色现代轿车，一家人都在工地上打工。

虽然有了这些线索，但李鹏认为还不够精准，必须抵近侦察才行。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陈厚清和谢健的支持，从全局遴选了陈友谊、廖元军等人组成了抓捕小组。

“王焘长什么样？”出发前，陈友谊问李鹏。

经此一问，李鹏突然想起，自己还没掌握到王焘的相貌特征。没有相貌特征，不是瞎抓吗？

是呀，王焘已经逃亡31年了，当年的青春少年，如今已是年过半百之人，高矮、胖瘦早已变样。

“不要紧，我们可以根据他的一些关系要素来画像。”李鹏信心满满地说。

“王飒仁有1.7米高，王焘应该也差不多。”“他在工地上班，估计皮肤黑糙。”“他长期做钢

筋工，应该身体健壮。”大家你一言、我一语，像开诸葛会似的，很快将王焘的外貌特征“画”了出来。

“王焘能够逃亡31年，肯定极具反侦查意识，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。”临行前，谢健不忘提醒大家。

时间不知不觉地翻到了2024年，李鹏带着抓捕小组赶到云南省临沧市，已是1月18日。

李鹏同大家商议，工地上人多，不便大张旗鼓地抓捕，万一带不走，还可能引发其他事端。而且，到底谁是王焘，大家没有十分的把握。

“不如先期侦查一下。”李鹏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。他和另一个队员选了一制高点，用望远镜侦查工地。

工地封闭，只有一个大门和小门，大门用于车辆出入，小门用于工人进出，钢筋工的工棚附近人来人往。李鹏发现，一个女的和一个年轻小伙子关系亲密。他推断这两人是刘淑秀和刘浪母子俩。还有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正用电锯割钢筋，相貌与之前的“画像”无异，这人就是王焘。

逃犯就在眼前，李鹏心中一阵激动。在接下来的侦查中，他还发现，王焘一家在工地外有一套出租屋，工地上还有一间住宿的工棚。每到饭点，王焘一家人会带着两条壮实的狗结伴回出租屋吃饭；王焘每晚住工棚，很少单独外出。

“狡猾、谨慎。”结合侦查情况，大家研究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路上截住他，到时把车一围，谅他插翅难逃。

按照预定方案，队员们很快找到刘淑秀的车，然后在附近蹲守。一天过去了，轿车没有动静；两天过去了，轿车还是没有动静；第三天，仍然没有动静。第四天，终于有动静了，却是王焘一家人结伴外出，而且两条大狗也在车上。

是继续“守株待兔”还是另图他策？大家不免有些着急。

第五天仍无从下手，李鹏安慰他们，不能着急。第六天，还是无从下手，队员们更急了，有人开始质疑这个方案是否正确可行？李鹏也有点动摇。

这时，陈厚清打来电话，肯定了他们前期的做法，并让他们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不可操之过急。

第七天上午，仍没机会。中午时分，王焘独自朝工地外的出租屋走了回去。

李鹏狂喜，立马通知守候在外的陈友谊等人。王焘刚迈出工地小门，就被蹲守的民警抓获。

回首往事，再看当下，王焘恍若隔世，如穿越了一般。面对李鹏的突审，已经52岁的他如实交代：1993年3月29日，自己兄弟三人在四川省都江堰市宁江厂菜市场与人发生纠纷，打斗过程中持刀将对方杀伤致死，逃亡至今。

2024年1月29日，王焘已移交都江堰市公安机关。（文中除民警外，均为化名。）据重庆晨报